

# 分析《馴羊記》中「尋找雪豹」的象徵意義

## 一、前言

在徐振輔《馴羊記》開頭的第一章中，旅者的朋友問他的一個矛盾又衝突的問題，讓人不禁想要知道旅者會如何闡述這個故事：

「你寫雪豹，問題是你沒看過雪豹啊。」<sup>1</sup>

為了尋找雪豹，旅者多次到青藏高原進行雪豹調查工作。在他找尋的過程中，一次比一次的更深入去瞭解到西藏當地的風土民情，衝突的政治歷史，藏人與政府的抗爭、被改革及服從，虔誠沈重的宗教文化，佛教、僧人和平民之間的心靈交流，以及當地神秘的動物與自然環境——灰狼、禿鷲、羚羊、風、雪等。這些發生於青藏高原的故事，一點一滴的勾勒出雪豹的樣貌。

旅者拜訪西藏的目的是尋找雪豹，但《馴羊記》裡面真正提及尋找過程的篇章佔比並不大；書名叫做《馴羊記》，卻沒有用很多篇幅去描寫馴羊真正的過程或技巧。《馴羊記》像是穿梭於現實旅程和過去記憶之中，用虛構的宇田川慧海所作的《馴羊記》講述著西藏的歷史，而旅者的《馴羊記》則是描寫他在西藏所看到的現實和問題。

我被這樣虛實交錯的故事所觸動，也同時在思考——「雪豹」究竟在這本書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明明是寫雪豹，為何要叫做《馴羊記》？究竟在這片高原上，馴羊、雪豹和藏族人民有何關係？首先，我會分析《馴羊記》中錯綜的寫作手法，及如此安排的用意；其次，將從書中提供的線索與資料去探討「馴羊」和「雪豹」在本書的象徵意義；再者，由書中出現的角色和其故事的角度去探討什麼是西藏人民所經歷、被剝奪的；最後，回過頭去解析旅者所看到的西藏面臨或遭遇了什麼，與是否旅者最後有沒有找到雪豹？

## 二、虛實交揉的《馴羊記》

### （一）散敘手法在《馴羊記》中的意義

在《馴羊記》中旅者運用了不同視角來敘說過去西藏可能發生的故事，這樣把一些有一定聯繫的事件組織在一起敘述的寫作手法被稱為「散敘」。散敘的事件，內容雖然不同，但都是圍繞同一個主題的。而且沒有時間相乘關係。

---

<sup>1</sup> 徐振輔，《馴羊記》，（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2021），頁 11。

散敘透過各個側面的敘述，可以把人物的思想性格或事件的真相寫得更全面和清晰，有層次豐富的效果。<sup>2</sup>宇田川慧海所作的《馴羊記》、〈豹子對你而言是什麼〉、〈雪雀〉都不是旅者真實所見的故事，而是不同時空背景下的某人可能發生、經歷過的事，他們都不是真正存在的人物，但那些故事卻像是真的存在的。旅者在章節〈再度啟程〉談到：

「指導老師知道我的心思仍在西藏打轉，因此沒有否決我的想法，只是從書架上挑了戴斯蒙（Matthew Desmond）的《Evicted》給我。那本書寫的是八個流離失所者的經歷，雖是嚴謹的社會學著作，行文卻如小說般貼近人心。我意識到，書寫他者心靈的方式有兩種，如果不是依賴想像，就得用心聽別人說故事。」<sup>3</sup>

文章提及的三個散敘的故事：宇田川慧海的《馴羊記》、〈豹子對你而言是什麼〉、〈雪雀〉都代表了一個時代下的歷史記憶。〈豹子對你而言是什麼〉為講述雪豹和藏民的關係；宇田川慧海的《馴羊記》背景為 1950、60 年代，西藏最為動盪不安的時期，歷經西藏戰爭、文化大革命等的剝削和壓制；〈雪雀〉則是 1979 年改革開放後相對自由的西藏，而中共政府給予藏民些什麼？

如果想要貼近人心，「別人所說的故事」會讓讀者更有帶入感的去感受那個時空背景下所發生的事，所以旅者才會選擇用這樣的方式去寫《馴羊記》這本書，層層堆疊出複雜且細膩故事，使讀者可以用不同角度去看在這片高原所發生的一切。而這些分散的故事看似沒有強大的關聯性，卻都緊緊的扣合著「自由」這個主題，不同時間段下西藏人民於中共政府統治下是如何追尋自由的，他們究竟失去、被剝奪了什麼？

## （二）虛構的故事，真實的歷史

旅者認為透過旅行前往他方，在當地生活，建立情感連結，為他人的悲傷而悲傷，才會「有使命感去面對你的寫作對象。」<sup>4</sup>而憑空想像出來的故事是沒有感動人心的力量，所以對旅者而言，煉成小說的重要原料是旅行的田野調查，包括親眼凝視高原的風雪、湖泊，與親歷藏人的生活方式。田調首先提供創作真實的材料，第二個是對寫作主題的感情。<sup>5</sup>

---

<sup>2</sup> 記敘文，中文學習網。

[http://chinese754.blogspot.com/p/blog-page\\_10.html](http://chinese754.blogspot.com/p/blog-page_10.html)

<sup>3</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46。

<sup>4</sup> 徐卉馨，【專欄】受《蝶道》啟蒙 徐振輔書寫自然，大學報，2018/12/27。

<https://unews.nccu.edu.tw/unews/1694-6-6/>

<sup>5</sup> 徐卉馨，【專欄】受《蝶道》啟蒙 徐振輔書寫自然。

宇田川慧海的《馴羊記》在《馴羊記》中為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在章節〈再度啟程〉的最後，旅者寫道：

「容我就此打住，改以《馴羊記》的序篇當成描述這趟旅程的引言吧。由於該書深富啟示卻難以取得，遂大膽以個人拙劣譯筆節錄片段，穿插置於本書之中，方便讀者略窺那個時代面貌之一二。」<sup>6</sup>

由此可知，宇田川慧海的《馴羊記》是旅者用來講述在 1950、60 年代下西藏的故事。雖然宇田川慧海的原型「河口慧海」是 1897 到 1903 年造訪西藏的，但在宇田川慧海的《馴羊記》中提到的西藏戰爭（1950-1951）、美日安保條約（1960）、文化大革命（1966-1976）都和河口慧海實際在西藏的時間段並不吻合，這些線索都顯示出宇田川慧海的《馴羊記》是旅者虛構出的作品，為了讓讀者窺探那個時代的故事而作的。

「西藏究竟是個什麼地方，經歷過什麼，又往哪裡去？站在流亡政權的立場，過去美好樸實的神聖國度崩壞殆盡，漢人帶來傷害、箝制、痛苦、絕望；北京則強調共產黨解放舊西藏的封建農奴體制，為人民帶來現代、理性、尊嚴與財富，並年年宣稱拉薩是全中國最幸福的城市。這兩套截然不同的說法，一個是重返記憶，一個是顛覆過去。在政治擂臺上，他們編織自己的故事，競爭定義地方的權力。」<sup>7</sup>

「每一個故事都必須放在另外一些故事裡面才能活著，好像樹要在森林裡才有生命力一樣」<sup>8</sup>不管是宇田川慧海、桑吉仁波切、扎西、才合道、白瑪、曲吉、才旺璘乳、仁卡青、南木青……這些出現於《馴羊記》中的角色就像記憶的碎片，紀錄著西藏這些年來的故事，可能很細碎，單獨看沒有什麼記憶點，但如果匯集起來，就會成為一個完整的河流，訴說著過去不讓說的故事，使人一探究竟那些被掩蓋的歷史真相。

### （三）旅者：窺探下的西藏

《馴羊記》中的旅者，也就是以第一人稱的「我」的視角去看當代的西藏，與藏民，接觸遊走於西藏的佛寺、村莊、市集、草原、雪地，「我」踏及了西藏的各個角落，從那些地方窺探當地的故事、生態與被隱藏的秘密，進而

---

<https://unews.nccu.edu.tw/unews/1694-6-6/>

<sup>6</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51。

<sup>7</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185。

<sup>8</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83。

寫下了《馴羊記》。這個旅者所代表角色究竟為何？在後記當中，吳明益所提到的「自然導向文學」可以解答：

「還有部分的寫作者寫作的就是虛構文體——小說，以及以個人抒情性為根基的詩歌，這些作品，更難只以科學價值來衡量，因此，便有研究者（如派翠克·墨菲〔Patrick Murphy〕）用「自然導向文學」（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來稱呼這種現象（自然書寫指非虛構作品，自然導向文學則包括了虛構作品與詩）。自此，自然相關的書寫的討論，遂滿布非虛構到虛構的光譜，生態批評者甚至擴散到其他學門，讀者藉此觀察到了這類寫作多元且有魅力的演化，展示出人類與自然之間關係的思考。」<sup>9</sup>

「故事的主體是『我』尋雪豹的旅程，加上旅程中各種耽誤、錯過以及偶遇，帶出各個篇章，包括了一部稱為《馴羊記》的日本人宇田川慧海著作，振輔刻意把現實和虛構做了讓人更易混淆的機關。簡單地說，《馴羊記》裡的《馴羊記》，以及〈豹子對你而言是什麼？〉和〈雪雀〉是這部作品刻意暴露『虛構』文體的章節。宇田川慧海的《馴羊記》出現最重要的目的，便是在與自我經驗的非虛構部分做一個對照。對一個旅行者來說，路上經驗當然為真，但所聽聞的地方故事，包括從書中讀到的各種紀錄，都很難確定為『真』。那個『真』的認定建立在我們對書寫的信仰，對話語的信任上。但事實上，書寫與話語，都是容易造假的工具。振輔在這裡刻意用了容易顯露『假』的虛構文體，帶著讀者去感受他聽到的那些故事，讀到的那些似假還真的資料。」<sup>10</sup>

徐振輔確實有拜訪過西藏，但這個旅者是徐振輔本人嗎？其中故事是真還是假？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如同吳明益所言，一個旅行者聽聞、記錄下的故事並沒有一定為真的證據，徐振輔巧妙地利用這一點，用「我」的視角完成了《馴羊記》讓讀者可以更容易的帶入故事其中。「我」從當代視角切入西藏，而宇田川慧海的《馴羊記》、〈豹子對你而言是什麼〉、〈雪雀〉各自都從不同的時代去看西藏，這些故事彙整成一條完整的時間線，描述了西藏的故事。《馴羊記》是一本小說，內容由虛實交錯的故事所組成的，但其中又難以分辨其真假，要相信什麼全然由讀者決定。在閱讀的其中，讀者也跟著書中的步伐去窺探各個時空下的西藏，如同旅者尋找雪豹，讀者在這篇《馴羊記》也在尋找雪豹，尋找那些他們認為是「真」的故事，然後去相信、追尋。

---

<sup>9</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338。

<sup>10</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349。

### 三、馴服與自由

#### (一) 馴羊於西藏的意義

在章節〈放羊的日子〉中，旅者實際和藏民一起放羊過一段時間。牧場的羊分為三類：產羔的母羊和小羊羔、遊手好閒的公羊、和生病的羊，而他負責放牧公羊。旅者形容放羊過程中最關鍵的是「趕羊」：

「像我這種工讀性質的牧童有兩個基本功能：其一是讓覬覦羊群的獵食者忌憚，其二是指揮羊群移動。羊的性格傾向聚集與躲避，好像心底長著一株含羞草，因此趕羊的方法很簡單，你從一方靠近，牠們就往另一方滾走，像一隻巨大的軟軟的腳在踢一顆巨大的軟軟的皮球。這需要一點耐心和節奏感，如果放任不管，羊群會亂滾並散開，甚至分裂成好幾個小群體。反之也不能太急，羊是來吃草的，光走路就沒意思了。如果你發神經把羊球一腳踢飛，牠們會滾得很遠很遠才慢慢停下來，累的可是自己。所以基本原則就是維持穩定，秩序，秩序。」<sup>11</sup>

由上述的文字可知，「維持秩序」是放羊的基本原則，讓羊群有秩序的行動就是放羊者的工作。「馴羊」是將「馴服」和「放羊」兩個詞的結合起來，「馴服」是「使順從」、「順從」的意思<sup>12</sup>，而「馴羊」是使原本在野外生存自由的羊群順從於人類，馴養牠們，使牠們維持秩序，在人類的規範下生存。只要時間一長，羊群就會習慣這種有秩序的生活，然後逐漸在這樣的規定下成為馴服者想要的樣子。所以旅者才會這樣寫道：

「其實唯一的訣竅就是順著羊的步調走，牠們早已養成規律，知道自己什麼時間要幹些什麼。」<sup>13</sup>

這就是馴服的成果，使馴服對象變得溫順聽話，達到方便控制的目的。而將羊群分類，給予不同類別不同待遇，用不一樣的規定去約束他們，這樣的分級制度就像是社會階級的存在，就像在文化大革命背景下的西藏人民，他們被中共政府統治，被剝奪自己的文化、被迫學習《毛語錄》和共產思想；被政府分類，聽話順從的紅衛兵，不合規定的批鬥對象；被馴服成中共政府想要的模樣，而失去了自我，造成文化失傳或斷層。他們沒有選擇的權利，因為當時的

---

<sup>11</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279-280。

<sup>12</sup> 中華民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臺灣學術網路第六版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12577&la=0&powerMode=0>

<sup>13</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280。

歷史背景就是那樣，所以他們只能像牧民所馴養的羊群，乖巧服從，任由宰割，忘了曾經在草原自由奔跑的感覺，習慣了被馴服的生活。

## （二）雪豹的習性和其象徵

雪豹是一種大型貓科食肉動物，由於其常在雪線附近和雪地間活動，故名「雪豹」。雪豹身上厚實、佈滿灰白色斑點的毛皮，讓牠們在寒冷的高海拔地區保持溫暖；粗長的尾巴，讓牠們能在懸崖峭壁上保持平衡，亦儲存了額外的脂肪以度過嚴寒；寬闊的腳掌有如穿上雪地鞋一樣，在佈滿積雪的地面行走。雪豹敏感、機警、喜歡獨行、夜間活動、遠離人跡和高海拔的生活，雪豹行蹤神秘，這也是牠們被譽為「山中精靈」的原因。因為生性害羞、加上棲息於高海拔的崎嶇地形，在超過 200 萬平方公里範圍活動的習性，令長久與雪豹共處的牧民、科學家等，至今仍未能完全掌握牠們的資訊。<sup>14</sup>在章節〈雪〉中，旅者引用了田野生物學家喬治·夏勒（George B. Schaller）的話：

「即便在中亞研究雪豹多年，都將其描述為一種『就算站在面前都沒有辦法看見』的神祕貓科動物。牠們毛皮的顏色像剛下過雪的岩石，斑紋如同零星綻放的黑色罌粟。當雪豹沉寂下來，瞬間就會成為山頂一塊真正的岩石，成為一場降雪中某片毫不起眼的雪花。」<sup>15</sup>

旅者在尋找雪豹的過程中，多數是循著雪豹在雪上留下的痕跡，例如：腳印、羊隻的食骸，來判斷雪豹可能曾經駐足的位置，進而等候或推斷雪豹下一次會出現在哪裡。而雪豹相較於羊群，是截然不同的存在，牠敏捷、移動快速且自如，自由的穿梭在這片高原。牠們不喜接近人群，也不會接受馴服。雪豹即使被所謂的「報復性狩獵」<sup>16</sup>，牠們還是會在夜深時偷溜進村民的羊圈中，取得自己的獵物，不願因獵槍的威脅而委屈自己成為人類的控制物，或獵殺人類復仇雪恨，牠們始終保持在高原的頂端，俯瞰著人類，不願再接近，拒絕了所有的控制。旅者尋找雪豹的過程也是在挖掘藏民自由的故事，雪豹的「自由」相對於羊群的「順從」是那麼難以尋找到的，是最為珍貴、稀有的事物，也應該被訴說、傳送下去。

---

<sup>14</sup> 認識被譽為「山中精靈」的貓科動物——雪豹！，大自然保護協會  
<https://www.tnc.org/hk/zh-hk/what-we-do/our-priorities/world-snow-leopard-day/>

<sup>15</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14。

<sup>16</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26。

#### 四、混沌：找不到歸屬的人們

##### （一）仁卡青和南木青——自由會是利益的籌碼嗎？

旅者於第二章〈豹子對你而言是什麼〉中穿插了仁卡青和南木青兩個少年於青藏徘徊、交易「豹子皮」的故事。這段故事的一開始是由兩個少年從瑪洛流浪到青藏，他們各自有著出走的理由——為了讓父親到城裡看病，又或者為了買一雙雨靴。

旅者用三個視角去描寫這段故事，第一個是旅店小姐央金，在她的視角下，這兩個孩子是需要照顧的，所以她會不自覺地在意他們。在最後道別時，她看著仁卡青和南木青的背影，流下了眼淚，她在看到仁卡青的眼神時就發現，他們並不會再回來了，因為「青春最迷人也最殘忍之處，就是有一個讓人不得溫飽也必須迎戰的獵物」<sup>17</sup>。

第二個視角主人是哈沙夫，幫助仁卡青和南木青交易豹子皮的仲介，他雖然是個仲介，但他卻很幫助仁卡青和南木青，讓他們兩個不要被買豹子皮的老闆給削價，在抽成時也沒有拿錢，最後還順便幫南卡青找了一雙雨靴。在這一小段的故事最後，哈沙夫回想到自己過往的生活：

「他想起年輕時的自己，可以說是個理想主義青年吧，熱中民族音樂和土搖，會讀魯西迪的《午夜之子》、參與倡議組織、隻身到哈薩克流浪。他以為自己會在三十歲生日當天舉槍自盡，但那年甚至挺過了喪母之痛。大學肄業後十多年，他一直努力當個無拘無束的生意人，期間有過數個女朋友、數個性伴侶，但每次完事，哈沙夫總會露出令女方憐愛的悵然神情，強調婚姻會殺死自己。幾年來學到最珍貴的教訓是，賺錢和談情說愛差不多，只要撒點立意良善的小謊就先成功一半。如今三十四歲，哈沙夫已經可以心如止水地投資高污染企業，每逢天災，首先考慮的是如何發一筆災難財。當年的自己如果知道，大概會覺得還是一槍打死算了吧。想到這裡，他不禁嘴角上揚。」<sup>18</sup>

理想主義相信真實存在著一種較高級的、超越人世的完善至極的理念，也相信人類可以運用理性或心靈的能力發現它。而人類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正是體現在追求理想個人以及理想的群體秩序的憧憬之上。現實主義則主張人類的道德本性和認識能力有一固定的限制，個人天生皆以追逐自身的利益為首要目標，因此懷疑人類能夠持久地建立一種徹底平等、和平互助的社會。在這段文

---

<sup>17</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127。

<sup>18</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149。

字當中，哈沙夫提到年輕的自己是個理想主義青年，浪漫、有理想、自由奔放，但在時間的消磨下，他變成了現實的生意人，可以投資高污染企業，腦袋裡最先浮現的想法總是和利益有關。因此，哈沙夫才會在幫忙完仁卡青和南木青後，在看到和當時身為理想主義青年的自己年齡相仿的孩子後，感嘆到原來自己已經從理想主義的青年成為現實主義者了。

第三個故事視角是從仁卡青出發，他們賣掉豹子皮之後去了舊城區、醫院，再到了新城區，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他們撿起地上的東西，不停的打破無人區的玻璃，讓玻璃碎片在光線下變得光彩斑斕，成為一片「美麗廢墟」，他們也因此感到愉快。在被警報器驅逐後，仁卡青發現南木青的兩靴換回了原本的舊鞋，因為膠皮會磨得腳趾疼；而仁卡青的槍也留在了寺廟，仁卡青說：「這樣就真的什麼都沒有了」，南木青回答：「我們本來就什麼都沒有。」他們在空蕩、開始下雪的公路流浪、等待，相信「總會有一台車帶我們回家的」<sup>19</sup>

如果說雪豹是自由的象徵，那販賣「豹子皮」的仁卡青和南木青是否將自己的自由賣了出去？可是將自由作為交易籌碼的他們，得到了對應的報酬後，卻沒有感到真正的幸福。仁卡青和南木青的故事最後，他們將那些用「豹子皮」換取而來的東西遺留在了路途中，沒有選擇帶走，就像將自由賣掉後得到的利益，不是真正滿足他們內心深處所追求的東西，所以他們選擇拋棄，在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他們打破玻璃的行為如同打破規矩，正視自己的內心後才感到歡快，所以他們才可以在一無所有的時候笑出聲、無目的的等待，相信會有一台車帶他們回家的，相信再次追求自由是有意義的。

## （二）才旺璫乳——文化大革命下被抹消的靈魂

收音機是貫穿才旺璫乳故事的重要主軸——播放著境外非法電台的短波收音機，只有樣板戲和語錄歌的中波收音機。對於才旺璫乳而言，短波收音機是他和「外面」世界唯一的聯繫，他會偷偷摸摸地用小音量偷聽廣播，因為外面的世界是盲目的，他們只會相信「黨」規定下的事情，執行「黨」想讓他們做的事。才旺璫乳表面上是「黨」的紅衛兵，但內心深處仍保有自己的意識和想法，沒有全然被剝奪思想，只是在形式上失去了自由，所以在其他紅衛兵經過時，他會快速的將短波切至中波，不讓自己的行為被他人發現、讓自己成為批鬥目標。

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美國、英國、蘇聯、中華民國等「敵對」國家或地區的廣播電台，如「美國之音」、「BBC」、「莫斯科廣播電台中文台」和「和平與進步廣播站」、「自由中國之聲」等被稱作「敵

---

<sup>19</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157。



台」，這些廣播電台所取的政治觀點都與當時的中共當局不同，對中共政策持批評態度；而國外的其他廣播電台，如基督教福音電台等，雖然對中共政策基本不發表意見、但意識形態不同的，屬於「偽科學的唯心主義思想」，也被囊括了進來。它們常受到來自官方機構強大的電子干擾對抗，因中波頻段本地電台信號強，多次諧波對微弱的遠程信號也產生比較大的干擾，因此當時收聽這些電台只能通過短波收聽。收聽活動多在有單人獨住的住戶，在夜裡進行，由於夜深人靜需要把音量調到最小，所以叫「偷聽敵台」。一旦這種行為因在言談中洩漏，就會被安上「收聽敵台」的罪名。輕則得到沒收收聽工具，所在單位停止工作、隔離審查、批鬥、勒令檢討，給戴上「壞分子」帽子的處理，重的還會被送交司法機關判刑<sup>20</sup>：

「十公尺外站著幾名士兵，指揮官們站得更遠一些，再過來則是群厥冰涼涼的眼睛。大家被巨大恐懼感與好奇心驅使著站在這裡，保持神聖的緘默，並透過貼近觀看來確認自己暫時安全無虞的處境。」<sup>21</sup>

收音機的廣播電台控制了人民的思考和生活，也造就了當時時代下壓抑、緊張的氛圍。每一個人都在偽裝著，捨棄自由把自己捏塑成黨所接受的模樣，他們拋棄了自己的思想、拋棄了家庭倫理道德、拋棄了以前的教誨，成為沒有主見的傀儡，只為求自身的安全。可就算如此了，他們還是有可能失去最後的生命，上頭的「黨」和「派系」那些更高層級的人物，因為彼此間的利益或理念爭執就使下面的人彼此傷害。才旺璫乳就是死於派系鬥爭的高峰，他還沒有來得及找到自由，也還沒有機會看到更廣闊的世界就死掉了。在那個時代下，人民的自由和靈魂是多麼的渺小和脆弱，在「黨」的眼裡什麼都不是。

### （三）白瑪——被沈默的最後一場戲

第四章〈雪雀〉中講述了曾經擔任《文成公主》戲子的白瑪在離開戲團後的故事。老戲子的他被邀請一同拍攝縣政府的宣傳短片，拍攝的過程中談起「藏戲」時，他彷彿回到當時那個年輕的自己，充滿靈魂的講述曾經的回憶，並興奮的演示如何唱戲、講解著其中的細節，他好像真的回到那個可以盡情演戲的時候，但在他熱情的分享過程，導演卻無情的打斷白瑪，比起戲子表演唱戲，他更需要的是一些實際的物品證明，或有利宣傳的內容：

「『老人家，我看這樣，』導演又打斷他。『你穿上戲服我們瞧瞧。』  
『我再唱一段智美更登和妻兒分別前的戲，那是最感人的。』

<sup>20</sup> 岳彤，《可惡的美國之音》，廣播之友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50410061655/http://zuji.51.net/bcl/guokan/voa.htm>

<sup>21</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193。

導演在機器後方擺了擺手，動作如此決絕，他沒辦法唱下去。

『先穿上戲服我們瞧瞧。』

『那些東西前些天供養給寺院了，不然我們過去拍吧？』

『這樣的話，不用了。』導演耳語給助理一些指示。『說說你為什麼會拿戲服去供養。』

『看那些東西絕對不會後悔，寺裡喇嘛是我老朋友，肯定會讓你們拍。我馬上收拾東西，開車一下就到了。』

導演看了看錶。

『不用了，導演完全了解，那一定是很美的。』助理說：『只是我們更想知道，你為什麼把戲服供養給寺院。』

『因為用不到了。』

『怎麼說用不到了？』

『我以後不演戲了。』

『為什麼？是不是演戲沒法維持生活？』

『生活從來就不靠演戲。』

『那你現在生活靠的是什麼？』

『國家的一些補貼。』

『好的老人家，導演說，你的故事很有意思，我們要多錄幾段，挑選比較好的部分放進電影。能不能請你再說一說，不演戲以後，國家補貼怎麼幫你度過這段日子。』

白瑪服從對方引導，將類似內容重複講了幾次。<sup>22</sup>

比起藏戲內容與文化，由上述的對話可見那部宣傳片更想宣傳的是在國家的資助下西藏變得更好，那些西藏原本的文化並不是他們真正所需要的，所以才會在最後出爐的影片裡，白瑪除了「我們不用再演戲了」之外一句話的聲音都沒有。他最後向鏡頭露出的那個微笑，是否會被觀看影片的人認為是因為不用演戲而感到高興？但事實上真的是如此嗎？在這個故事中可以發現，即使不演戲那麼多年，藏戲在白瑪的心中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會把藏戲最精髓的面具留給孫子，希望孫子被接到城裡後能悟到什麼；會將以前的道具和戲服妥善保存在倉庫，並定時拿出來清潔、打理，看著那些戲服和道具，當時演出的經驗歷歷在目；會在談起藏戲時充滿靈魂，這樣的人不可能會因為「不用再演戲」而露出笑容。

《文成公主》是白瑪在藏戲團演出的最後一場戲，是他藏戲生涯中最後一場花火，此後在文革時期演的戲不算藏戲，只是空有功夫、缺乏靈魂的不得已，此後更是沒有機會再演戲。在導演請他表演藏戲時，他以為藏戲會燃起復甦的火光，但這卻只是一場被迫沈默、被人扭曲的戲。如同白瑪試圖抓住雪

---

<sup>22</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256-257。

雀，他趕不上雪雀一次振翅的距離，也無力使藏戲復甦，握在手中的只是雀鳥形狀的道具酒壺。如同被沈默的最後一場戲，他和陶瓷做的雪雀一樣，沒有揮動翅膀飛向自由的能力。

## 五、旅者：西藏的真實處境與記憶

### （一）雪：被記住的，被遺忘的

「雪」在《馴羊記》中扮演著「記憶」的角色，在西藏高原下雪的時間很長，所以動物在雪上留下的痕跡或腳印，是當地藏民或來研究的旅者觀察動物活動的重要資訊，在章節〈足印〉之中，旅者寫下：

「我們停下腳步，再次檢視雪地的痕跡——就在剛剛，那隻雪豹走到這裡停留片刻，轉一圈後趴下來，壓出一塊平坦表面，不久又走入深深的谷底——這是雪告訴我們的事情。

雪會記得哪些事？譬如落葉和落果的季節，譬如最近有什麼動物經過這裡。因為赤狐、馬麝和雪豹的語言不同，所以雪可以分辨得很清楚。

我曾在呼倫貝爾沿車子軌跡行走，雪告訴我，前晚有一大一小的猓獺經過這裡，那時我以為只要日日夜夜打聽下去，終會找到猓獺白天棲息的巢穴。然而事實是，你的腳步永遠跟不上牠們的腳步，那些痕跡只會像剛清醒時還清晰深刻的夢，在你試圖回憶時不斷淡去，淡去，再淡去，直到雪將一切遺忘得灰飛煙滅。

最後，那傢伙走向山谷另一側的隱密樹林了。我在巨岩後方潛伏許久，舉起相機，試圖從中探尋一雙灰藍色的眼睛。有時我以為自己拿的是一把獵槍，一旦按下快門，也會有什麼隨之死去，當這許多痕跡終將以哀悼之姿見證自身消亡的時候。」<sup>23</sup>

雪會替這片高原寫下其所發生的故事，即使可能無法親眼所見，但人們可以從雪所記憶下來的，去回推、猜測當時可能發生了什麼。記憶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桑吉仁波切即使記憶力衰退，仍會用紙筆記下生活中的注意事項；宇田川慧海在患上失憶的毛病後，仍會每天寫日記，為了讓自己遺忘時有所回憶，為了證明過去那些事是真正存在。而旅者寫作就是為了記錄下尋找雪豹的這段故事，不讓他在這片高原所見所聞的事和雪消融一樣被人遺忘。在〈日夢〉中，旅者寫道他嚮往這樣的創旅者：

「流浪、任性、不羈，為了回應對世界的迷戀，把這個世界的失物視為自己的失物，不惜用一生去挽回什麼、反抗什麼。他們深知記憶是追索過去唯一的方式，於是用文字和影像試圖打造一個可供追憶的空間。然

---

<sup>23</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26-27。

而時光推移，擁有之物自指間流逝，最後捧了滿手的，或許只是記憶的空殼。」<sup>24</sup>

旅者多次拜訪西藏，追尋著雪上痕跡尋找雪豹的過程，其目的不只是尋找雪豹那麼簡單，而是從雪中看到更多的記憶和故事，寫下《馴羊記》是為了不讓這些在西藏的故事被淡忘，將這些記憶賦予某些意義，讓它留在那裡，在光陰荏苒後，可以回過頭找到那些故事，而不是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

## （二）虛假的烏托邦

在〈賣夢的人〉中，旅者和西藏的一家小販老闆聊了起來，進而跟著老闆到了一個隱密的地下室中。在那裡，他看到了過去的西藏：各式的藏服和皮草、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照片、老舊的藏槍及打獵到的雪豹皮！這些老舊卻鮮活的東西訴說著過去西藏獨有的文化和故事，但在旅者離開地下室時，老闆卻這樣對他說：

「要是『耳朵』聽到了，你有麻煩，我也有麻煩。」

「出去之後，就當什麼都沒見過，什麼也沒聽說。」<sup>25</sup>

這段文字中，顯示出旅者所去的西藏仍在中共政府的掌握、看管之下，雖然在改革開放後，中共宣稱他們將自由交還給人民，但這可能不是完全的自由，只是一個片面、形式上的自由，所以才會有「耳朵」監聽著人民，避免任何不利於中共的言論和思想擴散。而旅者所見到的西藏不只在這方面被限制了自由，藏民如同被看管的羊群，像旅者在章節〈烏托邦〉中寫道：

「他們走出陌生高原的火車站，意識即刻遁入集體記憶的儲藏室。在那個易於管理、操控的抽象烏托邦，感覺自己正取回命運的主導權。他們在異鄉徘徊，抓到機會就問：『香巴拉在哪裡？』隨後沾沾自喜地將再平凡不過的經驗賦予禪機詮釋，藉此提取一點點浪漫想像。待儲蓄耗盡，再回到城市，重新灌溉想像力的小小花園。如此循環往復，久而久之，連西藏自身也蕩然無存。」<sup>26</sup>

西藏如同一個大型的烏托邦，或者說是羊圈，藏民在被限制的自由中，一點一滴地在流失屬於他們的文化和歷史，那些重新包裝那些故事：宇田川慧海的《馴羊記》、小說〈豹子對你而言是什麼〉、〈雪雀〉，用不同角度去描寫

---

<sup>24</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40。

<sup>25</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114。

<sup>26</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166。

西藏所發生過的故事，用文字去紀錄那些和「自由」有關的人們，在這些故事中探討「自由」會在哪裡。旅者在故事的最後去到了動物園，看到了在玻璃另一邊的雪豹：

「被野生雪豹拒絕的我，最終只能屈從於動物園，怎麼說都讓人有點沮喪，像一首西藏民謠唱的：『去年被馬兒摔過，胳膊和腿都沒斷；今年被情人拋下，心臟的骨頭折了。』我無緣的情人現在就在玻璃另一頭，躺在不太寬敞的房間裡發懶。牠果然擁有世上最美麗的灰白色毛皮，以及讓人看一眼就心如刀割的眼睛。剛來的時候，牠還側臥在凳子上打瞌睡，現在陽光太強，就躲到凳子下了。」<sup>27</sup>

可當旅者的朋友打電話給他時，他卻告訴朋友說：「他沒有找到雪豹。」明明雪豹就真實的在動物園裡，而他也確確實實的看到了，那為什麼會說「沒有看到」呢？因為在動物園裡的雪豹就如同在烏托邦中藏民的自由一樣，都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並不是他真正所追尋的。他眼中的雪豹應該是靈敏、行動自由的，而不是待在籠子中供人觀賞的，被馴服的雪豹不會是真正的雪豹，被控制的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

## 六、結論

寫作一本書，徐振輔覺得有三個意義及目標，而這些也會彼此會互相構成這本書的樣子：為讀者寫、為自己寫、為寫作對象寫。筆下的對象，有人群、有非人物種，如何看待這樣的關聯，以及彼此參與環境變遷的過程。<sup>28</sup>《馴羊記》像是一場穿梭於整個西藏歷史的大型旅程，從很多不同時間、地點、角色身分去看這片高原，尋找雪豹就像個線頭，輕輕一扯，就牽引出更多交織其中的關於西藏的一切，涵蓋人類學、文化、政治、歷史、宗教和生態。<sup>29</sup>

「尋找雪豹之於徐振輔，之於《馴羊記》，或許從來都是找尋某種精神性意義的過程。」<sup>30</sup>在依循著雪上痕跡尋找雪豹的過程，旅者從雪中看到更多的記憶和故事，而雪豹早已不單指的是雪豹本身，他在尋找的更多是內心渴望的自由，屬於西藏人民應該擁有的自由，或許西藏就如同他所比喻的一樣，處在

<sup>27</sup> 徐振輔，《馴羊記》，頁 330。

<sup>28</sup> 林佑運，從《馴羊記》看徐振輔對「非人」與「人」的觀察，文化快遞，2021/09/24  
<https://cultureexpress.taipei/Topic/C000004?ID=cd0ce54a-87c1-4d58-a564-3f7a99872750&PageType=1>

<sup>29</sup> 趙曼汝，「其實看到雪豹後，我突然渴望沒看到比較好。」——專訪徐振輔《馴羊記》，博客來，2021/04/29  
<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14541>

<sup>30</sup> 趙曼汝，「其實看到雪豹後，我突然渴望沒看到比較好。」——專訪徐振輔《馴羊記》  
<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14541>

一個虛假的烏托邦中，只有被包裝過的自由。所以他才會認為動物園的雪豹不是雪豹。徐振輔在幾個月後的採訪中坦言道：「其實看到雪豹後，過了幾個月，我突然渴望沒看到比較好，『沒看到』好像比較有文學性。」<sup>31</sup>這樣的結局作為一個小說來說可能不夠美好或完整，但卻是表達出西藏真實的一面，雪豹不在那裡，所以才要去尋找，直到在某個角落看到的那天為止。

---

<sup>31</sup> 趙曼汝，「其實看到雪豹後，我突然渴望沒看到比較好。」——專訪徐振輔《馴羊記》  
<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14541>

## 七、參考書目

徐振輔，《馴羊記》，（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2021）。

記敘文，*中文學習網*。

[http://chinese754.blogspot.com/p/blog-page\\_10.html](http://chinese754.blogspot.com/p/blog-page_10.html)

徐卉馨，【專欄】受《蝶道》啟蒙 徐振輔書寫自然，*大學報*，2018/12/27。

<https://unews.nccu.edu.tw/unews/1694-6-6/>

中華民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臺灣學術網路第六版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12577&la=0&powerMode=0>

認識被譽為「山中精靈」的貓科動物——雪豹！，*大自然保護協會*

<https://www.tnc.org.hk/zh-hk/what-we-do/our-priorities/world-snow-leopard-day/>

林佑運，從《馴羊記》看徐振輔對「非人」與「人」的觀察，*文化快遞*，2021/09/24

[https://culturexpress.taipei/Topic/C000004?ID=cd0ce54a-87c1-4d58-a564-](https://culturexpress.taipei/Topic/C000004?ID=cd0ce54a-87c1-4d58-a564-3f7a99872750&PageType=1)

[3f7a99872750&PageType=1](https://culturexpress.taipei/Topic/C000004?ID=cd0ce54a-87c1-4d58-a564-3f7a99872750&PageType=1)

趙曼汝，「其實看到雪豹後，我突然渴望沒看到比較好。」——專訪徐振輔《馴羊記》，*博客來*，2021/04/29

<https://okapi.books.com.tw/article/14541>